



Rosebush 玫瑰杀机

[美] 米歇尔·嘉菲 著
陈之琳 译

别相信任何人，除了你自己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 CITIC PRESS

Rosebush
玫瑰杀机

[美] 迈克尔·嘉菲 著
陈之琳 译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玫瑰杀机 / (美) 嘉菲著; 陈之琳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1

书名原文: Rosebush

ISBN 978-7-5086-2492-1

I. 玫… II. ①嘉… 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3466号

Copyright © 2010 Michele Jaffe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zorbill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© 2010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玫瑰杀机

MEIGUI SHA JI

著 者: [美] 米歇尔

译 者: 陈之琳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5 字 数: 201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0-59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492-1 / I · 164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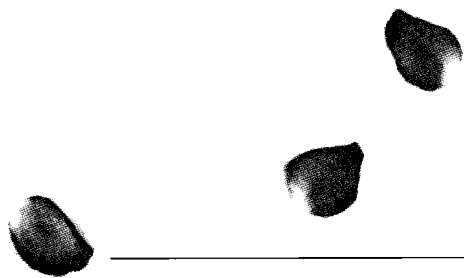
author@citicpub.com

序

景象突兀却美丽。

拂晓，世界呈现出黑白两色，一切都笼罩在蓝灰色的天光中。路灯已经熄灭，街道此时像一条寂静的灰色丝带。两条黑色的记号仿佛伤疤，从照片的左上角一直延伸至右下角。背景是一幢幢只看得清轮廓的大房子，盘踞在那里，任凭雨水留下一道道黑色的印记。照片前景靠右的地方，蓝灰色的草坪上有一丛美丽的灌木。那种美仿佛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，好似女巫幻化了身形，长着疤节的手指伸向天空。照片最中心躺着一个姑娘。

清晨的微风里，姑娘被撕成一条一条的纱裙在灌木的枝丫中随风摆动，好似一面面小旗帜。在她周围，一只陶土做的兔子、身后跟着五只小鸭子的鸭子妈妈，还有一只吹笛子的松鼠安静地守卫着她。她一只腿弯曲，另一只腿伸出灌木丛，脚上还挂着一只厚底高跟鞋，就像钟声响过、魔法消失后的灰姑娘。她的左手压在身下，右手伸出去，食指上还戴着一枚友谊戒指，仿佛要摘



下她头顶上方那枝深红色的玫瑰——那是照片里唯一的一抹色彩。她可爱的脸庞被黑发遮住了一半，身上满是发了炎的割伤，紫红色的血从头上流下，仿佛涓涓的溪水。她双唇微张，仿佛有话要讲。

但是当你看见了她的双眼你便明白那是不可能的。她双目圆睁，瞳孔已经完全散了。她看不见。

这张照片是我“死亡公主”系列照片之一，它和其他照片几乎没什么不同，除了关键的两点。

照片里的女孩本该已经死去。而且，照片不是我照的。

我就在照片里。我就是那个姑娘。

这张照片是警察照的。鸽子街的道尔女士发现她家前院有一具死尸，于是拨了911报警。三分钟后警察赶来，五分钟后他们稳定了我的呼吸，三十二分钟后他们砍掉灌木枝，将我从灌木丛中救了出来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到那里或者为什么到那里



了，这似乎挺正常。我只记得很痛，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一定不可以放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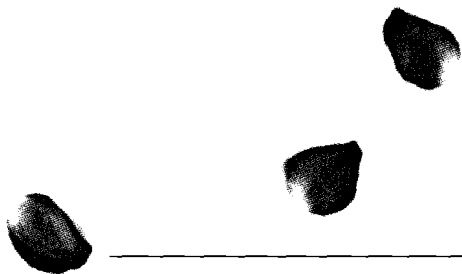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记忆的碎片开始慢慢被拼凑起来。特护病房真是个让人沉思的好地方——也许是坏地方，这要取决于你沉思什么。我盯着手中的照片，试图将自己看做一件物体，另一个线索。过去的三天里，各种疑团纷纷浮现，我并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渐渐清晰的图片。

“嗨，公主。”一个愉快的声音从病房门口传来。

我抬眼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穿着手术服走进来。我想念洛蕾塔。

洛蕾塔是特护病房的护士，平常都是她照顾我。此外，我第一次睁开眼睛时正好是她当班。虽然我在特护病房才待了三天，可我却觉得我们相识已久。特护病房里，时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逝去，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关系。

“哦，那就是特护时间。”洛蕾塔曾经这么解释。



“特护时间？”

“就像有人说人类的一年相当于狗的七年，特护病房里的每一分钟都好像一个小时那么长。这儿的时间既缓慢前行又转瞬即逝。告诉你吧，亲爱的，你会宁愿它缓慢流逝的。迅速流逝的时光从来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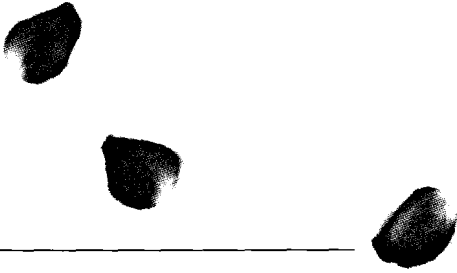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这个新来的男人说道：“我是鲁本。从这间病房的布置来看，你就是‘受欢迎小姐’了。”

鲁本，我心里重复着，在脑子里将这个名字归类。洛蕾塔最喜欢的事就是八卦，可是我想不起来她曾经说起过这个人。

他用手指摸了摸窗台上的花束，最后停在一束二十四朵的玫瑰花束上。“这花肯定花了不少钱啊。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么大方的男朋友。”

“不是我男朋友送的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哇哦！那这个是谁送的？”他拿起那个穿着无袖圆领衫的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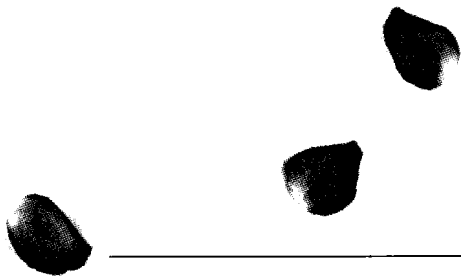
迪熊，衬衫上写着“速速康复如熊”。“不知道送这个的人是朋友还是敌人啊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继续研究着其他礼物，这些礼物几乎摆满了房间。他问起了那个画着小狗演奏各种乐器的卡片，是戴维送的；问起了妮基送的气球束，还有写着“干杯”的卡片……而我则琢磨着他刚才的那句话，有些心不在焉。

现在鲁本站在一个心形的玫瑰花环前，旁边是一座雕像及玩偶。“这些又是谁送的啊？秘密仰慕者——”他大声读着卡片，“所有这些都是？”他做了一个疑问的动作。我点了点头。“让我来看看——你有一个男朋友，一个男性朋友，再加上一个秘密仰慕者。”他冲我摇了摇头，“姑娘啊，难怪有人想撞你。”

他说对了。我收到了许多礼物，因为不知怎么的——说不清楚的——我实际上很受欢迎。大部分的“我们想念你”和“早日



康复”这种话其实都是谎言——因为我很受欢迎。

很讽刺，不是吗？这是我学到的残酷一课。电影中每个人都热爱公主，可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受欢迎不是一把双刃剑，而是一把单刃的匕首——杀或者被杀。社交金字塔顶端空间有限，一旦到达顶端，你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却有那么多的人想把你从那儿推下去。

现在我已经知道是谁想杀死我，可是我不愿意相信。我头脑的每一部分都在试图寻找其他解决方案，其他解释的可能性，因为现实太可怕。一直以来，一切所需要的线索都摆在我的眼前，但我宁愿视若无睹。就好像照片聚焦的那一瞬间，曾经模糊的一切最终清晰而准确地呈现。只是这次，我不愿看到结果。

“小公主，我这就回来给你作检查。”鲁本说。

我本可以试着阻止他，可那也于事无补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这个杀手都可以找到我。

我再次看着照片里玫瑰丛中的自己，一切都清晰无误。只有



一个人能对我下这样的手。一切的一切都指向这个人。饮料、撞上的房门、吻、车、戒指。

那双眼睛。

我已经看见了写在墙上的字。我知道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。

“嗨，珍。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

星期四
Thursday

| 第一章 |

当你被亲吻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。利亚姆·马什第一次带给我这种体验，是在我九年级的时候。后来我在利文斯顿高中读高三^①的时候，男朋友戴维·梯西再次让我重温了那种感觉。那是周四下午的两点四十五分，阵亡战士纪念日就在周末。在学校前，他亲了我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为那晚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因为我喜欢戴维的吻，尝起来好像弗林斯通复合维生素^②和烟叶的混合味道。我也爱他双手紧握我的肩膀，将舌头探入我双唇的感觉。但我有些重要的事情想要对他讲。

我将他推开。他的眼睛半睁半闭，慢慢地盯着我：“你在干吗，宝贝儿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要将这些留到今晚。”

“对，为了那个惊喜。”他用两根手指揉搓着我的一缕黑色长

① 美国高中为四年，小学和初中共八年。——译者注

② 美国一种维生素咀嚼棒，甜味。——译者注

发。“我不希望你费那么多事。我们可以只是在一起，就像平常那样。”他的手指揉捏着我的脖颈，几乎将我弄疼。戴维是个鼓手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手指上的劲儿有多大。“我们干吗非得开那么远的车去海边，参加什么愚蠢的派对呢？”

“值得一去。”我这样说道，并给了他一个可爱而挑逗的眼神，“我保证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，但似乎是因为愉悦而非恼怒，“你和你的那些计划啊。”

过去的一周几乎一直在连绵不断地下雨。但是今天天气晴好，太阳光亮耀眼，主教学楼砖墙上的白色木板在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芒。我们头顶上方巨大的榆树枝在微风中慵懒地摆动，树叶是春天丰润的绿色。池水一样清凉的树荫包围着我们。在那样的一天，那样的时刻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。

高四的学生打算逃掉周五的课，让本来已经漫长的周末更加漫长。我们高三的学生很自然地同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。所以那一晚，所有人都前往泽西海岸蒂尔区，参加乔瑟琳·冈特的派对。

太阳照在戴维那半长半卷的棕色头发上，突显出其中金色的发丝。阳光勾勒出他的脸，看上去好似耶稣和吉姆·莫里森^①的混合体，我知道这种比喻会让他高兴。

戴维的手放在我的下巴上，将我轻轻拉向他。他的双眼从眼镜上方与我对视：“嘿，宝贝儿，你听我说呢吗？”

“听着呢。”我回答，用我的臀部轻轻蹭了蹭他。

① 吉姆·莫里森 (Jim Morrison): 1943~1971, 美国歌手、曲作家、诗人、作家和电影制作人。——译者注

但事实却是，我没有认真听他说话。不是因为我想逃避什么，要是我妈妈她就会这么说。我只是在想我应该如何捕捉镜头，在我的相机镜头中图像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儿。并且有点儿希望戴维一直背着装鼓槌的包，因为他倾斜的肩头让整幅画面看起来更有趣。我是一名学校摄影师，因此我总是禁不住思考，从自身以外的角度来看事情该是怎样一番景象。

此外，如果我真的在逃避什么的话，我还会大费周章准备一次特殊的晚餐，就为了谈论此事吗？

“宝贝儿，我等不及要开始我们的露营之旅了。”他慵懒地笑着。从他的镜片上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些变形、失真。“只有你和我，还有荒野。没有其他人，没有让人分心的事，没有——”

我此时踮起脚尖，用吻封住了他的双唇。他把我的这一举动当成是对他的赞同，而不是我想换一个话题。“把那个想法留到今晚。”我说。

他叹了口气，将我的一缕头发别到右耳朵后面去。“小妖精。有你在身边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克制多久。我最好还是走吧。”

我笑了。他咧着嘴冲我傻傻地笑了笑，说了声“乖乖”（这是他的道别方式），然后缓慢地走开了。

我爱极了 he 走路的方式，舒缓又放松，手指还在大腿上做着敲鼓的动作。他和乐队的吉他手多姆击了个掌，然后搂住了乐队主唱切尔西。要不是他在那一刻回头给了我一个微笑，并在切尔西的肩头做了一个V字型手势的话，我怕是要吃醋了。

老天，我多么幸运。

他消失在人群中。我转过身，一眼看见了兰俪和凯特已经坐在那辆敞篷宝马车中。那辆红色的宝马是兰俪五个半月前才买的。

我正要走过去，却注意到奥利正靠在后车门上。我在想或许我应该停下几秒钟，给学校的外观照几张相。光线真的太完美了，几乎从来——

“豆豆软糖，”我翻找相机的时候听见兰俪在叫我。她向我招了招手，“快点儿，我们的事可不少。”我随手把相机放回包里，向宝马车走过去。这会儿，奥利那双橄榄绿色的眼睛正懒洋洋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。

奥利弗·蒙特罗（奥利）是戴维最好的朋友，但却和戴维截然相反。戴维穿“詹姆斯·布朗^①爱你们”的T恤和帆布鞋。而奥利却身穿有领扣的衬衫，脚蹬古奇牌皮鞋。戴维喜欢我，可奥利却不喜欢我。和他谈话我总有种不安全感，就好像他在餐厅点了份里脊肉，可端上来的却是个汉堡包。

现在他挡在那里，我没法坐进兰俪的车后座。“你今晚参加乔斯^②的派对吗？”我问他，只是为了寒暄几句。我还总觉得奥利敏锐得像一条狗，他能够嗅出我的畏惧，这令他感到高兴。

他看着我，时间格外长。“我以前从来不参加利文斯顿高中的任何派对，这次干吗要去呢？”根据小道消息，和奥利约会的那些姑娘都来自时髦的纽约城高中，比如查宾高中和斯宾塞高中。她们家族姓氏的长度可媲美其信托基金账户金额后的那一长串零。

“蒙特罗先生，作为一个姑娘，我能不能问一下今晚您约谁啊？”凯特在副驾驶座上慢声慢气地说，冲着奥利甜腻腻地笑了

① 詹姆斯·布朗（James Brown），1928~2006，非洲裔美国歌手，有“灵魂音乐教父”之称，对20世纪的音乐有至深的影响。其形象常被印在T恤上。——译者注

② 乔瑟琳的昵称。——译者注

笑，不停地眨巴着眼睛。她在模仿斯嘉丽·奥哈拉^①，她的偶像，最后她还总不忘加上一句不易觉察的讥讽。“是布莱尔？墨菲？还是布伦特？”

不像我，凯特总能自如地和奥利嬉笑打闹。她有着一双灰色的眼睛，瞳孔最外面一圈是深蓝色的。大大的双眼皮，波浪一样起伏的金棕色长发，凯特就是个万众瞩目的大美人。在我们利文斯顿高中，她是校园戏剧的女皇。从她踏进校门的那天起，所有戏剧的主角都非她莫属。我妈是名政治顾问，她十分欣赏凯特。用她的话说，凯特的表现简直就是个完美的政客夫人。凯特会认真地看着你说话，就好像她十分关心你所说的内容，就好像你是整个屋子里她唯一想与之交谈的人。她的打扮有一点儿波西米亚风格。她从不仓促行事，似乎永远都不会为任何事担心。她永远那么完美无缺又清新整洁，她从不会在上课前匆匆吞下纸杯蛋糕，在她身上也永远找不到残留的蛋糕屑。不像我，我的生活总是一团乱麻。

凯特还有一点儿狂野，但是这一点我并没有向我妈提及。当站在舞台上表演时、大笑时，还有开车时，凯特的这种狂野就会表现出来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兰丽成了我们的指定司机。

兰丽的长相是那些北欧海盗们愿意争抢的类型：头发清新有如冻结的冰，双眸是北冰洋的浅蓝色，皮肤仿若精心雕琢过的雪花石膏，嘴角似乎总是挂着一丝坏笑。她会给人这种印象一半是事实，另一半是因为她的右脸颊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。兰丽个子

^① 斯嘉丽·奥哈拉 (Scarlett O'Hara)，又译郝思嘉，玛格丽特·米切尔1936年小说《飘》和1939年改编电影《乱世佳人》里的女主角。——译者注